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二十五回 待年冊立居私邸 衣錦榮旋宴畫堂

賈政聽了王夫人的話，就揀個吉日，把兩孫女移到了園裡去，宮娥、太監、婆子、丫頭都隨著過去了。其餘女孩們且在內室暫住，等待小釵回來再作分派。當日眾人送到了園，就在園中各處逛了一回。果然十分精雅，比舊園大不相同，那園名依先叫做大觀。李紈道：「這般大地方，許多院落色色齊備，如何沒有個匾額名式？」婉淑道：「聞說擬是都擬就的了，要等王爺回來才定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只怕紅院、瀟湘館、蘅蕪院不要改，餘外由他們起名罷。」說了一會，回到上房不題。光陰易過，已是九月初七日，前站先到。初八日，三面大也到了，高高的供在郊台上。初九黎明，聖駕出去了。三位元帥，各穿軟金盔甲，騎著仙馬，到了台前，遠遠下鞍來見聖上。聖上率領他們上台，拜過旗，就偃倒了。三帥繳上金印，禮部在旁接收了。吏部即便送過丹書鐵券，三人跪受。謝恩已畢，小釵又將上方劍呈繳，聖上宣旨：「此劍賜卿為傳家之寶，不必繳還。」小釵又謝了恩。早有中軍官捧回王府，高掛在第三殿中間。凡有犯著不是的，仍許先斬後奏，滿朝官員那個不害怕！這日在台下宮內賜了宴，一切禮文都照著擬定的儀注，不必細講。

皇上也騎著馬，帶同三帥進城，三帥又到正殿朝賀了一番，才進內宮朝見聖後。聖後歡顏慰勞，又賜洗塵筵宴，並賞了許多東西。

三帥謝罷出宮，一徑回家。先同到王府拜見了賈政夫婦並一切人等。小釵、藹如也同到燕國府見了禮，小釵、碧簫又同到趙國府行禮，才分馬各歸本第去了。其中繁文絮話，不必細載。

只說小釵除了祖父母、伯母、母親、哥哥前行跪拜禮，餘人皆只一揖。獨向舜華跪了一膝。舜華漲紅了臉，跪著回禮。

眾姐妹們都用常禮相見，淡如想要格外討好，跪將下去。小釵只用手一拉，並不回叩。眾人看了，各自暗笑，不提。

次日上墳祭祖。拜望親友，忙了十幾日。府中內外排宴款待諸親百眷，小釵只應酬了幾日，以後便回明賈政，不復出去相陪。賈政算來，這些人客須得一月之後才能宴畢，也覺厭倦，就不出去了。單叫蘭哥同族中姪兒、姪孫輩去陪，小釵只在後園大觀樓下跟著王夫人等和那些姐妹們開懷飲酒。優、曇二姐妹，只第一天在榮禧堂家宴出來坐了一回，喝了三杯酒便回去了，餘日總不出來。

小釵嫌人少沒興，又去邀了燕、趙二公府的娘兒們來同飲作樂。接連數日之後，這日王夫人說：「天天席上俱用蟹羹，吃得無味，且有別樣品味雜在中間。今兒我專叫用螃蟹一味，整個煮的，大家剝蟹喝酒，定要吃得熱鬧。」寶釵道：「要熱鬧須得行令，讓我先來行起！」便念道：「『笑他城北小孩兒』，謎藏一個漢人姓名，誰猜著了我喝；沒人猜著，合席通飲。」

湘雲因王夫人、寶釵待他冷落，不很高興，連日見小釵懇懇承他，他也高興起來，便點點頭，說：「我猜著了，城北徐公，小孩兒是個孺子，分明是徐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是。」喝了一大杯。王夫人道：「有的就說，不必挨次。」李紈說：「我也有了：『狗洞中間戰戰旗。』」舜華說：「諒來是寶武了。」李紈就照樣喝了一杯。王夫人說：「我也說個，『使盡威風豪傑氣。』」

李紈道：「必是揚雄，太太喝罷！」正在篩酒，淡如趕著道：

「我說個『猩紅助壘耀門楣』，你們決猜不著！」碧簫道：「有什麼猜不著？是朱家。」淡如只得也喝了一杯。藹如接口道：

「我打個晉人罷，『落花滿地不驚心。』」李紈道：「是謝安。」

我接個『峰頂波聲遠遠聞』。」寶琴道：「是山濤。我說個『天子先來施教化。』」淑貞說：「是王導。」妙香道：「我說個『平原瑞氣藹氤氳』。」彤霞道：「諒是陸雲了。」小釵嘆道：「四人合念一首，不好。我獨念四句罷，都打的是唐人名：『漢帝由來受夏封，昭君變色出深宮。將軍細想和戎事，工部尚書畫喜容。』」文鴛道：「第一句是劉禹錫。」

瑞香道：「次句是王勃。」寶琴道：「三句是武三思。」只第四句各人都想不著，舜華笑笑道：「是司空圖無疑了。」眾人都說：「通猜著了，該喝四大杯。」小釵沒法，只得連吃了四杯。李綺道：「我拚著喝四杯，也湊他四句，打宋人名罷：『小小門前滿路車，夏官燈燭照通衢。始皇年幼思巡幸，田野俱知楚大夫。』」小釵道：「你們莫作聲，讓我一個人猜。首句是蘇轍，二句司馬光，三句秦少游，四句是宋郊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怎麼楚大夫該姓宋呢？」李綺回說：「宋玉是楚大夫。」寶釵道：「不確，楚大夫多著呢，何必定是宋玉？這要罰的。」

李綺只得乾了五杯，有些醉意，回頭對舜華道：「舜姑娘，為什麼今兒都不很開口？」舜華說：「我卻早編了四句，怕喝不得這許多酒，不敢說。」小釵道：「我代你一杯。」淑貞說：

「我也代一杯。」彤霞也許代一杯。舜華便念道：「『赤繩一縷係難開，碧浪江邊蚌孕胎。柳末成陰桃未蕊，翩翩輕翹繞樓台。』通藏的是美人名。」湘雲說：「我都猜著了，且不說破你的。」淡如道：「讓我來猜。這是紅線、綠珠、小小、飛燕四人。」舜華道：「都著了。」四人分飲了四杯。彤霞道：

「我也打個美人名罷。『裊裊爐香似也無，瓊瑤一片勝明珠。」

相思豆子拋童稚，好鳥雙雙樹上呼。』」婉淑道：「也該我來猜猜，敬你四杯罷。是非煙、小玉、紅兒、鶯鶯。一些也不錯，快喝，快喝。」舜華連忙說：「我也代分一杯，只算還賬。」

妙香耐不住，便道：「我也有四句，卻是藏上古的人名，並非漢唐以下。『蘇相朝來睡起遲，熟梅庭院剩空枝。佳期有約終難就，妝點韶光百五時。』」岫煙道：「我只猜了二句，第一句是秦緩，四句是景春。」舜華道：「二句是黃歇。」淡如道：

「有了，三句是白喜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白喜卻藏得巧，但是不莊重些，倒也難為淡丫頭，就想到了。」小釵道：「今兒可謂盡興，明兒我在園中各景處處吩咐丫頭、婆子們備些果菜，大家去遊玩喝酒，順便揀定了住處，好搬出去。」婉淑問：「都取了名了沒有？」小釵道：「匾聯通已掛齊，其中勝景共有三十八處。也有仍舊名的，也有新取名的。這大觀園不在數內。餘外，零房碎屋便不起名色。西邊便是芬陀庵，明心師昨兒就搬去了，明兒正好去擾他的茶。」說完散席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釵先到園中等候，差宮娥等各處催促。王夫人果然帶齊了眾人出來，小釵迎著問道：「這花園路路通的，太太要從那一邊逛起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不拘，信著步走去罷。」

小釵道：「地方大得很，走是走不動的，現有竹椅轎好坐。」

就叫小太監把轎兒抬來，各人坐上，先到嘉蔭堂。這堂前有兩株三抱粗的大槐樹，把一個很寬的院子都蔭滿了，因此取這個堂名。大家各處走了一回，坐下各喝了幾杯酒，用過點心，再坐上轎到宜雨樓樓裡。外庭中通種的芭蕉，下起雨來，聲如碎玉，極好聽的。又到東閣，閣前後左右通是梅樹，共有數百株，紅白綠萼，馨口蜜梅，各種俱備，所以取個東閣觀梅的意思。王夫人說：

「下月來就好瞧了。」又到聽秋軒，那庭前有梧桐四株，遮得綠陰陰的。又轉過彎來，往橋上過去，卻是池心閣，四面都是水，水中還剩有殘荷千本。王夫人道：「明年夏天在這個樓子上賞荷花，卻是大觀。」又到寒碧齋，也是臨水的正廳，上有方磚砌就，磚上鑿空，鏤成花鳥。四圍牆中暗砌十幾副風箱，外邊把風箱扇將起來，風從磚底下鏤花縫裡透出，其涼無比。磚底下很深，可以安些珠蘭茉莉盆兒，風中帶著香氣。李紈道：「明年夏天不用愁熱了。各人搬了鋪蓋來，占著一間房住下過夏罷。」小釵催道：「別很耽擱了，地方多，恐怕一天游不遍呢！」眾人才起身坐上轎椅，到棠陰院。院前後通是西府垂絲海棠，約也有數百株。後面一進，卻都是小小房間，後院子裡滿地秋海棠，花開得十分爛漫。看了一回，上轎轉過山，往山洞內進去，名為「五雲深處」。這四字卻不題在匾上，是鑿在對面山石上的。小釵道：「太太，這所在是冬暖夏涼的。」寶釵說：「夏天自然涼的，冬天未必暖罷。」小釵道：「底下通是地炕，冬天燒起來，其熱無比。」彤霞說：

「我來住了罷。」舜華道：「姐姐，我勸你別住在這裡，何苦穴居野處，鑽在山洞裡過日子？」李紋道：「想是你要做個山大王了。」小鈺道：「海大王我都平了，何怕他山大王？」大家都笑將起來。

小鈺道：「如今到我的敝齋去用午飯罷。」叫轎兒抬往怡紅院來。好個大去處，十分寬敞。眾丫頭忙忙擺上飯來，眾人道：「到一處吃一處，現在都是醉飽的，何必什麼午飯早飯呢？」各人依舊略吃些東西，就到瀟湘館來。進得門，只見山石玲瓏，徑路曲折，前前後後俱是竹子。真正修篁百尺，紫筱千叢。那些房廊屋宇通隱在竹林深處。舜華喜歡得很，便說：

「眾位好姐姐，這地方讓我住了罷。」小鈺忙應道：「這原是為你特設的，除了你，別人住了也不稱。」眾人聽了都不作聲。

寶釵問：「沒有個蘅蕪院嗎？」小鈺說：「有，這怡紅院居在園中間，東是瀟湘館，西是蘅蕪院，北是讀書樓，南是賞心亭。四處最近怡紅院，像個海棠花兒的式樣。」淑貞就問「近著瀟湘館的叫什麼地方？」小鈺道：「再往東去，便是青壁山房了。這回過去是順路。」淑貞說：「我要靠近舜姐姐的，就住青壁山房罷。」小鈺說：「使得。」正在談論，寶琴忽然笑道：「小鈺，你也忒會弄送人！到處擺著茶兒酒兒，吃個不了。」

你又不肯一步離開，他們小年紀還耐得，我卻耐不得了，相煩你快出去罷。」小鈺會意，笑道：「姨媽說得我這樣刁鑽刻薄，一時想不到是真。」說罷，就往外跑了出去。丫頭們忙引了眾人往各房去走動走動。淡如說：「這樣幽雅，假山跟前何不打個地邊邊兒？很有趣。」一面說一面掀開裙子，在假山洞口竹子根前拉了一泡溺。妙香道：「我去叫小鈺來瞧。」淡如慢慢的站起來說：「瞧便瞧，怕什麼？」停了一會，小鈺進來，同往青壁山房。這屋是鴛鴦廳，廳前後通用玲瓏石砌成牆垣，只見山不見牆瓦，所以有這名色。淑貞就說定了住在這裡。

再彎過西去，卻是小山書屋。四圍通是桂花，這時候還有晚桂，香得可愛。舜華想要多坐坐，無奈眾人爭著要到蘅蕪院去，催著起身。到了院裡，兩旁凡有院子，通栽的是香草，也不算是蘅蕪。碧簫說：「聞得姨媽當年住的蘅蕪院，我也就住在這裡罷。」妙香聽是寶釵舊居名色，想個吉利采頭，再三爭著要住。藹如道：「碧姐姐就讓他罷，他們都要近著怡紅院的。」

我和你偏住個遠些的去處。」碧簫說：「很是。」小鈺道：

「要遠些，再往西去便是聞蛩館。這時候蟋蟀還叫得熱鬧哩。」

碧簫說：「快去聽去。」催著就走到了裡邊，果然蛩聲唧唧。

那些喜事的丫頭各去撲了幾個來，放在桌上，鬥玩兒。王夫人也看得高興，叫再去拿些來鬥，倒有個瞧頭。旁邊看守房子的老媽、丫頭都說：「有好的在這裡。」忙去一盆一盆的搬將出來，分了大小，成對兒的鬥了一會。碧簫就揀定住了這個地方。

藹如問：「前面這所房子叫什麼名色？過去瞧瞧，我住了罷。」小鈺說：「很好，這叫做狎鷗磯，前廳對著山，後面臨著水，其中水鳥最多。不但是鷗鳥，凡鴛鴦、溪鳥鵝無所不有。」